

望族

(上)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译

求知书刊社编译

黑龙江朝鲜人民出版社

[英]詹姆斯·克拉维尔著

董祖杰 石苏仁 译

上

科学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译者的话

《望族》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克拉威尔所著的一部描写当代香港社会内幕的国际畅销小说。

小说以历史悠久的斯特鲁安商行和新兴的美国跨国公司帕康工业公司之间的一场吞并与反吞并斗争为主线，反映了香港社会中变幻莫测的商业气候和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小说所揭示的社会剖面极为深广，有商界巨头间的新恩旧怨、纵横捭阖，也有金融风潮中的尔虞我诈、幕后交易；有豪门望族的穷侈极奢和买办家庭的沉浮破落，也有贫苦市民的金梦幻灭和船民娼妓的悲惨身世；有西方间谍机构和苏联克格勃之间的渗透和争斗，也有香港警方和黑社会势力的角逐和勾结。小说还以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当代香港的社会特点、历史和风俗人情。因而有人誉之为香港的《子夜》。

作者詹姆斯·克拉威尔出生于澳大利亚，后在英国求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战后投身于电影和小说创作，曾创作和导演了《大逃亡》、《最后的峡谷》等影片。近年来他已写了四部关于亚洲的历史性小说，其中《大班》和《望族》都是脍炙人口的以香港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大班》描写了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

满清王朝割让给英国殖民者和香港开埠的历史。《望族》则反映了六十年代初香港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位置，成为国际上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在远东角逐和争斗的一个舞台。

为了比较完整地表达原书的内容和风格，本书在翻译过程中除个别字句外基本不作删节。鉴于作者是西方作家，对于香港社会的分析描写和各种人物的抑扬褒贬，尤其是史料和背景的取舍运用，都有一些值得质疑的地方，请读者注意分析辨别。

参加本书译校工作的共有董祖杰、王重沧、张睿壮、吴萍、杨洁勉、汤国维、严国华、刘敏宜、俞枝丰、龚慧峰、张祖谦、冯小诗、丁兆兰、陶和平、夏国佐等拾余人。由于译者水平所限，时间匆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董祖杰

1986年5月于上海

序

1960年6月8日，夜十一点四十五分：

他的名字叫伊恩·邓罗斯。狂风骤雨中，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他的姆吉旧赛车拐过街角，进入德克士街，驶向濒临香港海湾的斯特鲁安大厦。夜幕深沉，淫雨如注。整个殖民地的大街小巷——不论是香港岛还是海湾对面的九龙或是与大陆接壤的新界——几乎杳无人影，万物生灵都躲了起来，等候“玛丽”台风的来临。从黄昏就挂出了九级风暴警报。自南而北横扫千里的台风前锋，风速高达80到100节，挟着瓢泼大雨击打着屋顶，冲刷着山麓，成千上万的贫民蜷缩在山麓下木屋区的临时板棚中束手无策，听天由命。

邓罗斯减慢了车速。车窗前一片模糊，雨刷在暴雨中失去了作用，狂风撕打着他的车篷和车窗。霎时，挡风玻璃清洁了片刻。车已到了德克士街的尽头。前面即是干诺道和海边广场，广场外边是堤墙和金钟轮渡码头的建筑。再过去，就是宽阔的海湾，五百多艘船只正在港内抛锚避风。

他看到前面的海边广场上，一个小商亭被旋风就地卷起，砸到一辆停在旁边的汽车上。转眼之间，汽车和商亭又都被旋风卷起，无影无踪。他用强有力的双手把着方向盘，抵挡这阵使车身激烈颠簸的强风。车虽旧，保养得不错，加强了马力的发动机和制动闸性能完好。他

潜心等待片刻，心不跳手不抖——他喜欢这样的暴风雨。然后，他轻巧地把车开上人行道，在紧挨大厦的避风处停下，出了车门。

他年约四十出头，瘦高身材，金发碧眼，穿戴旧雨衣雨帽，急步拐过街角，向二十二层大厦的正门走去，身上不一会儿就被暴雨湿透。高大的大厦门厅上方，赫然标着斯特鲁安家族的徽饰——一头苏格兰红狮与一条中国青龙交舞相迎。他抖擞精神，沿着宽阔的台阶踏进大厦。

“晚上好，邓罗斯先生。”大厦的中国门房招呼道。

“大班找我。”

“是，先生。”门房为他按动了电梯开关。

电梯停下后，邓罗斯穿过小厅，敲门进入了大厦顶层的大班起居室。“晚上好，大班！”他语气冷漠而不失礼貌。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倚立在雅致的壁炉旁。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红光满面、保养得体的苏格兰人。年纪六十开外，鬓发已白，略有点大腹便便，掌管斯特鲁安商行已有十一个年头。“喝点什么吗？”他用手指了一下银质酒壶，壶中是法国珀里农牌名酒。

“谢谢。”邓罗斯是第一次来到大班密室。室内豪华宽敞，全套中国广漆家具和精美的地毯，墙上挂着古老的油画，画面都是商行早年的货帆船和汽船的雄姿。巨大的雕花窗户，平时可以鸟瞰整个香港、海湾和对海的九龙，现在望去，是一片黑沉沉的雨幕。

邓罗斯倒了杯酒，冷淡有礼地说：“祝您健康！”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点点头，以同样冷淡的神情举杯相迎，“你来早了。”

“早到五分钟就是准时，大班。这不是先父一再教诲于我的吗？事情这么重要，非得在深夜面谈？”

“是的，这是我们德克家的传统之一。”

邓罗斯啜一口酒，默不作声地等他说下去。房间里，一架老古董船钟发出沉重的“的嗒”响声。他不由得激动起来，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对面壁炉的墙上，是一张年轻姑娘的结婚画像。这是特丝·斯特鲁安，她十六岁嫁给商行创建人德克·斯特鲁安的儿子、商行的

第二任大班卡勒姆。

邓罗斯凝视着画像。一阵强风扑打着窗户。“天气糟极了。”他说。

老头只是带着嫉恨的目光注视着他。在加重的沉默中，船钟的八个铃奏响了，已是子夜时分。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请进！”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如释重负地说道，“很高兴，终于可以谈正事了。”

开门的是大班贴身男仆林楚。他闪身让斯特鲁安商行买办菲利普·陈进屋，然后关门出去。

“啊，菲利普，你与往常一样准时。”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装出愉快的声调说道，“香槟？”

“谢谢，大班。好，谢谢。晚上好，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菲利普·陈以从未有过的拘谨态度说道。他是一位年近七十的瘦老头儿，说一口纯正的英国上流英语。他是欧亚混血，但看上去更像中国人，容貌清癯端庄，灰白头发，高颧骨，黄皮肤，一双黝黑的中国人眼睛。“天气真不好，是吗？”

“是啊，糟透了，陈叔。”邓罗斯用客气的中国称谓回答菲利普。他喜欢他，尊敬他，而对他的堂兄阿拉斯泰尔却相当蔑视。

“听说这场台风来势凶猛。”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斟满香槟，一杯给菲利普·陈，一杯给邓罗斯，“祝你们健康！”

大家一饮而尽。一阵狂风挟着暴雨震得窗户嘭嘭作响。

“我很高兴今晚自己不是在船上，”阿拉斯泰尔沉思地说，“啊，菲利普，这次你又到场了。”

“是的，大班。我感到荣幸，非常荣幸。”他觉察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敌意，但未予置理。望族的每一任大班在移交权力时都不免产生敌意，这已成了惯例。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又啜了一口酒，细细品味着。半晌，他终于说道：“伊恩，由一名证人目击大班权力的移交，这是我们的传统。证人总是，也只能是由商行的现任买办担任。菲利普，你是第几次担任证人了？”

“我担任过四次证人，大班。”

“菲利普几乎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是吗，老朋友？”菲利普·陈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信任他，伊恩，他是个高明的参谋。你可以信任他。”

只是信任到一个大班对别人所能信任的程度，邓罗斯冷冷想到。
“是，先生。”

阿拉斯泰尔放下酒杯，“首先，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我郑重其事地问你，你想成为斯特鲁安商行大班吗？”

“是的，先生。”

“你能对上帝起誓，保守权力移交过程的全部秘密，除你的继承人外不向任何人泄露吗？”

“是的，先生。”

“正式起誓吧！”

“我向上帝起誓，全部移交过程将保守秘密，除继承人外不向任何人泄露。”

“拿着，大声念一遍。”大班交给他一张因年代久远而泛黄的羊皮纸。

邓罗斯接过来，看到羊皮纸字迹潦草，但完全按法律规范写就，签署日期是1841年8月30日。他的血顿时热了起来。“这是德克·斯特鲁安的手迹吗？”

“嗯，绝大部分。另一些部分是由他的儿子卡勒姆·斯特鲁安补充的。当然，我们存有影印件，以防原件损坏。念吧！”

“本遗嘱对每个继承我的大班具有约束力。在继承我的事业之前，他必须按照我，斯特鲁安商行创建人德克·斯特鲁安所指定的方式，在证人面前对上帝起誓，接受遗嘱并永守秘密。我坚持此项要求，是要保证商行具有令人欣慰的连续性，并预见到我的继承人在今后岁月中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是因为我流过鲜血，我尚欠夙债未还，也因为我们与之结成不解之缘的中国具有变化莫测的行事方式。我的遗嘱如下：

“第一，商行在一个时期内惟有一任大班。他拥有绝对的全权，有

权雇用或解雇一切人员，指挥商行属下全部船长、船只和子公司，而不论它们在哪里。大班始终是独来独往，这既是其欢乐所在，亦是痛苦所在。商行所有人等均得捍卫他的隐私，保护他的腹背，服从他的任何命令。商行内不得组织任何委员会、团体或内部宗派来妨碍他的绝对权威。

“第二，大班登上商行属下任何船只的甲板，就自然接管船长职权。其战斗命令或航海指令就是法律。任何船长在就职前须向上帝起誓服从此项规定。

“第三，惟大班本人有权选定接班人，其人选来自六人核心委员会。核心委员会须包含商行买办，买办永远只能选自陈氏家族。其余五人须是品德高尚、精神强健、足以胜任大班之职、在商行内任对华贸易商达五年以上者。这些人须是基督教徒，须是由于出生或者联姻而加入斯特鲁安家族的男性成员——我和我兄弟罗勃的直系后裔不享有优先权，除非他们在刚毅和能力方面出类拔萃。如大班愿意，此核心委员会可充任他的顾问班子，但要重申，大班在表决时拥有不容置疑的否决权。

“第四，如大班在海上失踪或战斗中遭害，或失踪达六个月，而在此之前未曾选定继承人，则由核心委员会推举一人就任大班。委员会成员各有一票投票权，但买办拥有四票。新大班仍将按上述方式在其余成员面前宣誓就职——在公开表决中投票反对他的人则永远逐出商行，不予任何赔偿。

“第五，核心委员会成员之选定和撤消完全取决于大班之意愿。大班可在自己乐意的时候宣告退休，此时可从商行资产中最多提取百分之十归为己有，但商行的全部船只均排除在资产计算之外——我们的船只、船长和水手是生命的血液，是商行永恒持久的生命线。

“第六，由每任大班批准商行买办的人选。买办在入迷前须书面承诺，他随时可由大班解职，无须任何解释。

“最后，大班须在买办作证下，带领其亲自选定的继任人宣誓，誓词已由我于今日亲笔写于家族圣经，公元 1841 年 8 月 30 日，香港。”

邓罗斯透了口气，“这是德克·斯特鲁安亲笔签署的，证人为

——哦，我辨不出印鉴的汉字，先生，这是古体汉字。”

阿拉斯泰尔向菲利普·陈睨了一眼。后者说道：“第一任证人是我祖父的养父陈兴安，商行首任买办。第二任是我的祖母钟眉眉。”

“那么，人们的传说是真的？”邓罗斯说。

“有些是真的，嗯，有一些，”菲利普·陈补充说，“去找我姑妈萨拉谈吧。既然你即将就任大班，她会告诉你许多秘密的。她今年八十六岁了，可还清楚地记得我祖父戈登·陈，记得眉眉和德克·斯特鲁安的孩子钟邓肯和钟凯特。是的，她的脑海里有许多旧事轶闻……”

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走到广漆的大橱前，小心翼翼地取出沉甸甸的线装圣经，戴上眼镜。邓罗斯感觉到自己颈部的血管在膨胀。“跟我复述，我，伊恩·斯特鲁安·邓罗斯，基督教徒，斯特鲁安家族成员，在第十一任大班阿拉斯泰尔·麦克肯齐·邓肯·斯特鲁安和第四任买办菲利普·陈面前向上帝起誓，遵守在此念出的全部遗嘱，把商行对香港及对华贸易进一步维系，并在就任大班期间继续以香港为主要经营场所。我向上帝起誓，承担德克·斯特鲁安对其永久挚友陈兴安，又名金贵，或对其继承人所承诺过的诺言、责任和君子之约。此外——”

“什么诺言？”

“别问，像以前历届大班那样盲目起誓就是！你很快就会知道自己继承了些什么。”

“要是我不盲目起誓呢？”

“你知道后果如何！”

暴雨冲击着窗户，邓罗斯掂量着这毫不理智的深浅莫测的承诺，感到自己的心潮和窗外的暴雨一般激烈。可是，他知道自己只能跟着起誓，否则就不能成为大班。于是，他照本宣科向上帝起誓承担了义务，复述下去。

“……此外，我将运用全部权力和一切手段，使商行牢牢保持亚洲首富和望族的地位。我向上帝起誓，以一切必要手段荡平、毁灭并从亚洲驱逐布罗克父子公司，尤其是我的仇敌、该公司创建人泰勒·

布罗克，其子摩根，及其全部后裔，但我的儿媳特丝·布罗克·斯特鲁安及其后裔是例外——”邓罗斯又住了口。

“有问题尽可以在念完后再问。先把它念完！”阿拉斯泰尔·斯特鲁安说。

“好的。最后，我向上帝起誓，我的继承人在就任大班前亦须就遗嘱的全部内容对上帝起誓。上帝保佑！”

此时，室内一片寂静，惟有窗外的风雨继续敲击着窗户。邓罗斯感觉到自己背脊渗出了汗水。

阿拉斯泰尔放下圣经，取下了眼镜。“嗯，大功告成。”他脸色严峻地伸出手来，“我想首先向您表示祝愿，大班。我随时愿为您效劳。”

“我荣幸地第二个向您表示祝贺，大班。”菲利普·陈同样彬彬有礼地说道，并欠身致意。

“谢谢。”邓罗斯心情极度紧张。

“我想我们都该喝一杯，”阿拉斯泰尔说，接着又煞有介事地对邓罗斯说：“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来斟。菲利普，你说呢？”

“是的，大班。我……”

“哦，不，现在伊恩·邓罗斯是大班了。”阿拉斯泰尔把第二杯香槟斟给邓罗斯。

“谢谢。”邓罗斯说，察觉到其中包含的恭维，但知道两人的地位并未就此改变。“为望族而干杯。”他举杯说道。

三人一饮而尽。阿拉斯泰尔取出一个信封，“这是我兼任的六十来个董事长、常务董事和董事职位的辞呈，这些职位随大班权力的移交而自动交卸。你自然接任这些职位。按惯例，我将担任本商行伦敦子公司的董事长——但你可以随时取消这一任命。”

“那末，这一任命现在取消。”邓罗斯当即接口说。

“悉听尊便。”老头涨红了脖子，喃喃说道。

“我想，对商行来说，您担任爱丁堡第一中央银行副董事长更为有利。”

阿拉斯泰尔抬起头逼视着他，“你说什么？”

“那不是本商行任命的一个职位吗？”

“是的，但是为什么要我上那儿去？”

“我很快就需要银行帮助，斯特鲁安商行明年将公开发行股票。”另两位听呆了，瞠目以视，“什么？”

“我们要发行股——”

“我们是一家拥有 132 年历史的独资商行！”老头咆哮起来，“我的老天！我对你说过上百次了，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没有任何该死的股东或外人干预我们的独家事务！”他的脸涨得通红，竭力控制自己的愤怒。“你难道从来没听吗？”

“每次都听的，并且十分仔细，”邓罗斯不动声色地说，“商行要生存下去，惟一的出路是公开发行股票——这是我们获得所需资本的惟一途径。”

“你对他谈谈，菲利普，让他清醒些。”

菲利普·陈神情紧张地问道：“这将对陈氏家族带来什么影响？”

“从今夜起，商行的买办制度正式废止了。”邓罗斯看到菲利普的脸色顿时煞白，但还是讲下去，“我拟了一个计划，书面的。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变动，也可以说一切都改了。公开讲，你仍然是买办。但私下，我们将另行其事。主要的变化在于，你现在每年赚一百万左右，但在十年之内你的股份将为你赚得二千万，而十五年后赚三千万。”

“这不可能！”阿拉斯泰尔喊道。

“我们目前的净资产约有两千万美元。十年后将增加到两亿，十五年后，如果运气好，将增至四亿——而每年的交易额将近十亿美元。”

“你疯了！”阿拉斯泰尔说。

“不，斯特鲁安商行将跨国化——只充当香港贸易商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记住你的誓约，我的天！我们是立足于香港的贸易商行！”

“我不会忘记。下一项：我从德克·斯特鲁安那里继承哪些责任？”

“全在保险箱里，以书面形式密封在一个标有‘传世之物’字样的信封里。还有一些载于海格·斯特鲁安写的‘对未来大班的指示’

中。”

“保险箱在哪儿？”

“斯特鲁安大宅书房的油画背后。”阿拉斯泰尔无好意地指了指壁炉板上大钟背后的一个信封说，“里面装着专用钥匙，还有现在的密码。当然你将变换密码。把密码数字藏入大班私人的银行保险箱内，以防不测。把两把钥匙中的一把交给菲利普。”

菲利普·陈说：“按规定，只要你活在世上，银行就有义务拒绝我打开保险箱。”

“下一个问题：泰勒·布罗克及其儿子——这两个杂种差不多一百年前已清除了。”

“嗯，其合法的嫡系后裔是绝灭了。可是德克·斯特鲁安的复仇之志长存，在冥冥之中还会挥出报复之剑。有一份关于泰勒·布罗克的后裔的最新名单，也在保险箱里。名单读来十分有趣，是吗，菲利普？”

“是的，确实是如此。”

“名单上有罗思韦尔家和汤姆家，亚德加尔和他的后代，这些你是知道的。但塔斯克一家也在名单上，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还有贾森·普兰姆、德普福特·史密斯爵士，以及最重要的人物——奎伦·戈恩特。”

“这不可能！”

“戈恩特不仅是我们的主要敌手罗思韦尔—戈恩特公司的大班，而且是摩根·布罗克秘密的嫡系后裔——嫡系但并非婚生。他是布罗克家的最后一代。”

“可他一直声称他的曾祖父是美国对华贸易商爱德华·戈恩特。”

“不错，他是爱德华·戈恩特的曾孙。可是爱德华的亲生父亲是摩根·布罗克爵士，母亲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人克里斯蒂安·戈恩特。当然这一切都严格保密——对这类事，当时的社会并不比今天更宽容。摩根·布罗克爵士在1859年当上布罗克公司大班后，把他的私生子爱德华从弗吉尼亚州领来，在上海的美商洋行罗思韦尔公司为

其买得一个合股人地位，自此以后他和爱德华就处心积虑要把我们摧垮。他们差点儿成功——毫无疑问是他们导致了卡勒姆·斯特鲁安之死。但后来洛克林和海格·斯特鲁安终于迫使摩根·布罗克破产，摧毁了布罗克父子公司。爱德华·戈恩特至死记仇，他的后裔也决不会忘记——我敢打赌他们也有祖传的誓约。”

“他知道我们掌握了底细吗？”

“不清楚。但他是宿敌。他的家谱在保险箱里，和其他世仇放在一起。他的底细是先祖父在 1899 年义和团叛乱期间发现的，完全出于偶然。这份名单很有意思，伊恩。对你来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

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撼动着整座大厦。大理石桌面上，一件象牙摆设倾倒下来。菲利普·陈匆忙把它扶起。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窗户，狂风绷紧了巨大的窗架，他们的影子在窗玻璃上歪扭晃动。“台风！”菲利普低声说道，脸上渗出成串汗珠。

“是台风。”他们静气屏息，等待这阵“魔鬼之风”过去。这种突如其来的飓风常常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风速可达 150 节。飓风过后，往往留下一片劫后景象。

飓风过去了。邓罗斯走到房间另一头查看气压计，用手指轻轻一弹。读数只有 980 毫巴。

“还在下降。”他说。

“天哪！”

邓罗斯瞟一眼窗户。此刻，雨幕几乎是从水平方向刮来。“永云号预定明晚到港。”

“是的，但它现在会在菲律宾海岸外某处抛锚避风。莫法特船长精明过人，不会让船驶入台风圈。”阿拉斯泰尔说。

“我不同意你的推测。莫法特喜欢准时准刻。这场台风并没有预报。你……，该有人给他发出指令。”邓罗斯沉思地啜着酒，“永云号最好别陷入台风带。”

菲利普·陈听出了话中暗含的怒意，“为什么？”

“船上有商行新的电子计算机和价值 200 万英镑的喷气机引擎。

未加保险——至少引擎没有投保。”邓罗斯瞥了阿拉斯泰尔一眼。

老头自我辩解说：“要这么做就会失去整个合同。引擎的交货地点是广州。你知道这是无法投保的，菲利普，因为收货人是赤色中国。”接着，他又焦躁地说，“货主，呃，货主是南美人，南美对中国不实行禁运。即便如此，也没一家公司愿为它保险。”

沉默片刻后，菲利普说：“我原先以为新计算机3月分才到货。”

“原定3月，但我设法提前了。”阿拉斯泰尔说。

“这批引擎的货款单在谁手里？”菲利普·陈问。

“我们手里。”

“这风险可大了。”菲利普·陈十分不安地说，“伊恩，你说呢？”

邓罗斯沉默不语。

“不这么做就得不到合同。”阿拉斯泰尔说，更恼怒了，“我们非得使资金翻番不可，菲利普。我们需要这笔钱。但中国人更需要这批引擎。上个月我在广州时他们说得更明白不过了。而我们需要中国——这一点他们也说得很明白。”

“这是对的，可是1200万，这……放在一条船上，风险太大了。”菲利普·陈坚持说。

邓罗斯说：“不管怎样，把生意从苏联人手里夺过来，总是对我们有利的。再说，生意已经做了。阿拉斯泰尔，你刚才说名单上有一个人我应该知道的？是哪家公司的头儿？”

“马尔巴勒汽车公司。”

“哦——”邓罗斯感到一阵喜悦，“我痛恨这些恶棍已有多年了，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

“我知道。”

“这么说，尼克林家也是泰勒·布罗克的后代？好吧，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把他们从名单上取消。好，太好了。他们知道自己上了德克·斯特鲁安的复仇名单吗？”

“未必。”

“那就更好了。”

“我不同意！你仇恨小尼克林是因为他击败了你。”阿拉斯泰尔用

手指点着邓罗斯说，“你该放弃汽车比赛了。把什么越野登山赛、澳门大奖赛统统让给那些职业选手去搞吧。尼克林家的人可以将更多时间花在他们的汽车上，这是他们毕生的职业，而你现在有别的、更为重要的角逐要参加。”

“澳门大奖赛是业余的。那些杂种去年耍了花招。”

“可是没有证据——你的发动机放了炮。有不少发动机都放了炮，伊恩。这只是运气！”

“有人在我的车上做了手脚。”

“这同样没有证据。天哪，你还谈到过坏血统？你在某些事情上就像老德克本人一样顽固不化。”

“哦？”

“是的，并且——”

菲利普·陈赶紧插话，希望结束室内的仇恨气氛。“要是事情如此重要，请让我去调查一下真相。我有些消息来源是你们两位都没有的。我的中国朋友会了解，也该知道，汤姆或小尼克林是否参与此事。”他又乖巧地补充说，“当然，如果大班希望参加赛车，那就是大班自己的事了。对吗，阿拉斯泰尔？”

老头压下怒火，不过脖子仍涨得通红。“是的，你说得对。不过，伊恩，我还是建议你停止赛车。他们也同样痛恨你，会变本加厉地算计你的。”

“名单上还有其他人需要我了解的吗？”

阿拉斯泰尔迟疑了一下，然后说：“没有了，现在没有。”他又开了一瓶酒，边斟边说，“好吧，现在一切都归你了——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艰辛。我很高兴把一切交卸给你。你看完保险箱内的全部文件，就什么都知道了——有最好的，也有最糟的。”他递给每人一杯酒，自己也啜了一口，“上帝作证，这是法国有史以来最好的葡萄酒。”

“不错。”菲利普·陈说。

邓罗斯觉得珀里农酒徒有盛名，价格过于昂贵，也知道1954年的珀里农并不算最好。但他安详地保持沉默。

阿拉斯泰尔走到气压计边。读数是979毫巴。“这场台风很不妙。”

好吧，不管它了，伊恩，克劳迪娅·陈那里有一分重要事务的卷宗，以及商行股票持有状况的全部清单——附有委托人的姓名。有什么问题，在后天以前找我。我订了后天的票去伦敦。当然，你会让克劳迪娅干下去的吧？”

“当然。”克劳迪娅·陈是两任大班之间的又一纽带，大班的主任秘书，菲利普·陈的远房堂妹。

“我们的银行——港华维多利亚银行的情况如何？”邓罗斯问道，很注意问话分寸，“我不了解我们确切拥有多少股份。”

“这历来只有大班一个人知道。”

邓罗斯转问菲利普·陈：“你有多少股份，公开的和通过委托人的都算在内？”

菲利普大吃一惊，犹豫了半晌。

“将来，我要把你的股份和我们的股份的表决权合在一起。”邓罗斯的目光直刺刺盯着菲利普，“我现在就想知道确切数字。我还希望你明天中午之前，以书面形式，正式把永久表决权转交给我和我以后的大班。并且，在你万一决定出售股份时，我们将有最优先购买权。”

室内的气氛更沉重了。

菲利普·陈终于开了腔：“伊恩，这些股份……”可是，在邓罗斯威严的神色面前，他的决心动摇了。“百分之六的股份……百分之六多一点。我……我将遵照你的吩咐办。”

“你将来不会后悔的。”邓罗斯说完把注意力转移到阿拉斯泰尔身上。老头心里一阵紧张。“我们直接掌握多少股份？通过委托人掌握多少？”

阿拉斯泰尔犹豫了一下，“这只有大班一个人能知道。”

“当然。可是我们的买办是可以信任的，绝对可以信任。”邓罗斯有意给菲利普·陈一个面子，他知道菲利普当着阿拉斯泰尔的面被他摆布是很伤自尊心的。“多少？”

“百分之十五。”

邓罗斯和菲利普几乎“哦”出声来。邓罗斯真想大喊一声：我的上